揭開進化論「勝利」的背後真相

文｜遠山

166年前，「進化論」在牛津大學的辯論獲勝一事，原來並不存在。基因隨代演化現象，也不足以作為「無神論者」否定神創論的依據。對此，人們應該基於事實說話，保持謙卑，宣稱「獲勝」反而顯示急躁與愚昧。

牛津科學大教堂裡的火藥味

1860年6月30日，英格蘭迎來一個罕見的酷暑天。牛津大學剛落成的自然史博物館演講廳裡，原本只能容納五百人的空間，硬是擠進了上千號人。這天人們來，不是為了看標本的，是來看一場架的。

七個月前，查爾斯・達爾文剛出版了《物種起源》，把「人究竟從何而來」這個古老問題重新攪得天翻地覆。上帝用泥土造人的敘事，一夜之間被「肉身演化」這個冷冰冰的假說推到了懸崖邊上。教會和科學界都嗅到了濃烈的火藥味，而這一天，引信終於被點燃了。

「滑頭山姆」與「達爾文鬥犬」

後世的科普讀物和歷史課本裡，幾乎都流傳著同一個痛快淋漓、近乎神話的版本：牛津主教塞繆爾・威伯福斯（Samuel Wilberforce）登臺了。這位綽號「滑頭山姆」的教界明星，擅長社交，更擅長雄辯。他穿著黑色絲綢主教袍，面帶自信的微笑，站在講臺上侃侃而談。演講尾聲，他轉過身，目光帶著幾分譏諷直直投向坐在臺下的解剖學家托馬斯・赫胥黎（Thomas Huxley）——達爾文最堅定的捍衛者。

他微微鞠躬，戲謔地問道：「請問赫胥黎教授，您說的那位猿猴祖先，是出自您祖父一系，還是您祖母一系呢？」

話音未落，滿堂的神職人員和保守派學生轟然叫好，臺下揮起一片白手帕。

ELLIOTT BROWN/WIKI/CC BY-SA 2.0



牛津自然史博物館外紀念這場辯論150週年的一根石柱。

公有領域





1869年《名利場》雜刊登的辯論人物漫畫像，右側是赫胥黎，左側是威伯福斯。

赫胥黎聽完這番挑釁，不慌不忙地走向講臺，直視著主教，用冰冷而堅定的聲音回敬道：

「如果要在一個天賦異稟、卻把才智用在一場嚴肅科學討論裡搞嘲弄的人，和一隻卑微的猿猴之間選一個做祖先，我寧可認那只猿猴！」

全場先是死寂，隨後爆發出掀翻屋頂的驚呼。「達爾文的鬥犬」赫胥黎一戰封神，科學在這一刻徹底戰勝了矇昧——這是我們熟悉的版本。

歷史上查無實據的「大捷」

這個故事滿足了後人對「理性戰勝偏見」的所有戲劇性期待。可惜，翻開當年的原始記錄，會發現這個爽快的傳奇，多半是後人拿著記憶碎片精心拼出來的「神話」。第一個令人洩氣的真相是：沒有人真正知道他們那天究竟說了甚麼。

那是一場自發的現場討論，主辦方英國科學促進會（BAAS）根本沒安排速記員，沒留下任何逐字逐句的官方記錄。我們今天看到的這番精妙對白，全是會後幾天、甚至幾十年後，當事人和旁觀者在回憶錄和私人信件裡拼湊出來的，連那句最著名的回敬，都有好幾個彼此不太一樣的版本。

更戲劇性的是，有現場史料指出，真正給了威伯福斯主教致命一擊的，可能根本不是赫胥黎，而是植物學家約瑟夫・胡克（Joseph Hooker）。胡克在給達爾文的信裡得意地寫道：「赫胥黎在臺上的聲音太小了，坐在後面的人根本聽不清。最後是我站了起來，用我的植物學證據把主教的面具徹底撕碎。」

一則被嚴重誇大的現代傳說

這就引出了第二個真相：那天到底誰贏了？如果這是一場顯而易見的「大捷」，勝負理應毫無爭議。可事實是，當天晚上，三位主角各自寫信，字裡行間都認定自己才是那個凱旋的英雄。

威伯福斯主教寫道：「今天我和赫胥黎好好較量了一場。我自認在眾人面前把他徹底駁倒了。」赫胥黎則宣稱：「事後整整二十四小時，我發現自己成了全牛津最受歡迎的人。」

胡克也匯報說：「會後，牛津那些最保守的教士，都紛紛走過來感謝我用理性的方式結束了這場鬧劇。」

三個人，同一個夜晚，慶祝著三場互不相容的「勝利」。可見那個所謂「科學一邊倒碾壓宗教」的經典畫面，當時根本不存在。

事實上，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，史學界就已經達成共識：傳統的「牛津辯論敘事」是一則被嚴重誇大的現代傳說。這場交鋒，不過是論文宣讀完畢後，現場聽眾在燥熱和疲憊中引出的一段插曲。我們耳熟能詳的那個經典場面，很大程度上是二十世紀的人在幾十年後回望時，為它加上的一層戲劇光環。

主教並非不學無術

它遠不是一場「聰明人羞辱蠢人」的鬧劇。威伯福斯主教並非只會抱著《聖經》發抖的頑固衛道士，他受過嚴格的數學和自然科學訓練，還是英國皇家學會的院士。他對《物種起源》的批評整理成文後，達爾文本人讀完都生出感嘆：「主教的批評極其聰明。他抓住了我書裡所有最致命的軟肋。」

事實上，威伯福斯當天提出的詰問，在當時極具穿透力。他問：如果物種是靠微小變異一點點「漸變」演化的，那為甚麼岩層裡挖出來的化石，物種形態總是恆定而完整的？為甚麼從三千年前埃及墓穴裡出土的骸骨，和今天活生生的物種個體沒有任何差別，中間那段「漸變痕跡」跑哪兒去了？

十九世紀中葉，遺傳學之父孟德爾的理論還沒被世人發現，達爾文假設的「演化需要百萬年時間」，背後的證據鏈在當時確實相當單薄。站在當時的實證立場看，威伯福斯的質疑站得住腳。

而赫胥黎和胡克這一方，當年回應的核心，是向公眾拋出一種全新的假說範式：一個科學假說，即便機制暫時無法被肉眼直接觀察，只要它能完美解釋現存的大量自然現象，就應當被視為一種進步。不過，這種「只要能解釋宏觀現象便可姑且承認」的權宜之計，恰恰成了後世進化論最受爭議的軟肋——讓進化論在很長一段時間裡，陷入了「先射箭再畫靶」的循環論證怪圈。後來主流科學家試圖在微觀層面為它尋找決定性證據時，迎來的反而是更深的幻滅。

人類的終極之問

把這層真相剝出來看，這場辯論反而比那個非黑即白的傳奇故事更有嚼頭。因為它真正叩問的，是一個人類永遠沒法簡單作答的終極問題：我們究竟從何而來？是源於億萬年寂靜時光裡自然之力的層層演化，還是出自某種超越萬物之上的神聖創造？

演化論和神創論，在這個問題上各執一端。那一天，牛津的穹頂之下並沒有分出勝負；往後一百六十多年，這場爭論也從未真正止息過。

有意思的是，兩位主角私下裡並沒有反目成仇。威伯福斯主教和達爾文本人，辯論前後依然保持著相當不錯的私交。真正的思想交鋒，原本就該是這個樣子——觀點可以針鋒相對，對人格卻能彼此尊重。倒是後世一些急著站隊的講述者，忙不迭地把它簡化成一方對另一方的「碾壓」，反倒失了歷史本該有的那份優雅和從容。

靜默的石柱

2010年，為了紀念這場辯論150週年，牛津自然史博物館在草坪門外立起了一根石柱。

石柱靜靜佇立著，上面沒刻赫胥黎那句辛辣的名言，也沒慶祝哪一方的凱旋。它紀念的，僅僅是歷史上那個珍貴的時刻：人類第一次就「自己究竟是誰」這個終極疑問，如此公開、理性又激烈地，把不同的答案擺上了桌面。

這提醒了我們兩件事。其一，面對宇宙和生命的本源，無論站在哪一邊，都該多一分謙卑，少一分篤定。連一百多年前那場著名辯論「當天誰贏了」這麼具體的事，後人都能傳出截然不同的版本，更何況是億萬年前那場發生在無人曠野裡的生命真相呢？真相，往往比傳奇更安靜，卻也更深。

參考資料：
1.《達爾文通信集》
2.《演化論的牛津辯論：尋找事實與神話》— 作者：約翰・海德利・布魯克（John Hedley Brooke）
3.牛津大學自然史博物館官方歷史文獻與150週年紀念志

唐寅〈溪山漁隱圖〉裡的丹青之美

文｜韓雨薇

唐寅是明代著名的才子，他是詩人，也是畫家。在他的傳世作品中，有許多畫作都存在一種空靈的靜謐之美，其中，〈溪山漁隱圖〉幽靜得宛如世外桃源，是唐寅繪畫藝術中的經典之作。

乾隆皇帝非常喜歡這件作品，特別在這件作品卷首的引首處題了「漁隱」兩個大字。

栩栩如生 筆墨靈動

〈溪山漁隱圖〉是唐寅晚年極為精湛的作品。在構圖上，唐寅將不同情景做巧妙的連接，並以嚴謹的態度細膩地描繪，使得畫中的人物、景象栩栩如生。

這幅畫的畫面可以分成三個部分。第一個部分可以看到松樹和丹楓矗立在岸邊，橘紅的丹楓點出了秋天的氣息。第二部分是，在簡樸的屋舍裡有兩位文人在對飲，旁邊有個小童在伺奉茶水。第三部分可以看見山石間有一道瀑布直瀉而下，激起不少水花，瀑布前有兩艘船和兩位隱士，其中一位在吹笛和濯足，茅草屋裡也有兩個人，其中一位正倚著欄杆，看著外面垂釣的長者。

這幅畫中有一首唐寅的詩，其中「太平時節英雄懶」這句，不僅反映出這幅畫的主旨——逃離塵世，到嚮往的世界中去，同時也說明了〈溪山漁隱圖〉描繪的不僅僅是一幅風景畫，更是唐寅在經歷人生大風大浪後，選擇將自己放逐於山水中的精神避難所。

氣勢雄渾 山石光潤

將山水畫的山岩畫得十分堅實的畫家很多，像五代的荊浩、關仝、巨然，宋代的范寬、李成等北方山水畫派畫家。北方山水畫派大都氣勢雄渾，山石堅硬，而居住於江南的唐寅，雖然沒有這樣的環境，但他喜歡遊覽名山大川，胸中自有千山萬壑，因而他的山水畫也具有江南地區畫家所沒有的雄渾之氣。

在〈溪山漁隱圖〉這幅畫作中，可以看得到這種如金剛石般質地的山岩，在深深淺淺的筆墨中，散發出一股濃厚的潤澤感，以及一種被洗淨後的光潤感。

博採眾長 風格創新

在山水畫的領域中，唐寅可說是一位集大成者。他既沿襲南宋院畫嚴謹的筆法及雄渾的氣勢，又融入元朝文人畫的特色，逐漸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風格。

唐寅的〈溪山漁隱圖〉，將詩、書、畫作結合，也就是將書法的筆法運用於繪畫中，使書法與畫作的風格統一。其傳世畫作多題自作詩文，以抒發其放逸不羈的思緒，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創新。

唐寅晚年作品〈溪山漁隱圖〉局部 ▼

臺北故宮博物院

